

唐代山水诗与19世纪初英国湖畔派

朱秀英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唐代山水诗与十九世纪英国湖畔派以描写自然山水为立足点,以饱蘸感情的诗笔咏赞大自然,用诗歌表达了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本文着重从唐代山水诗与英国湖畔派诗两诗派的诗歌内容上进行阐述,加以比较分析,以探求两诗派内容表达上的特色。

【关键词】山水诗;英国;湖畔派;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2;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3-0024-03

在灿烂的盛唐诗坛上,涌现出一个以清淡为其总体风格的诗歌流派——山水田园诗派。这一诗派的诗人们致力于山水田园题材,在对幽清宁静的自然美的歌唱中,展示创作主体真实的心灵世界。他们以清淡之语写清淡之景,表达清淡之情。王维曰:“我心素之闲,清川澹如此”(《青溪》),孟浩然曰:“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万山潭作》),这两位该诗派代表诗人追求“心素”与“清川”合契的清淡意境并出之以简淡的如话的语言,不啻是对本诗派风格特色的形象的宣说。该诗派的成员,除王、孟外,与之同时代的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卢象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他们描写山水田园的诗大致也继承了这一诗派的清淡特色,古诗评论家传统上也把他们认作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诗人。

与这种清淡风格接近的是在这几世纪之后的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他们都认为英国诗歌自弥尔顿以后早已江河日下,都反对所谓新古典主义或伪古典主义的矫揉造作、陈词滥调和清规戒律,都主张诗歌应该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强调激情和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在遵循自然真实性的情况下唤起诗者共鸣的能力;借助想象力改变一切的色彩赋予诗歌以新颖趣味的能力;写普通人普通事而“赋予日常现象以新颖的魅力……把人们注意力从昏睡中唤醒,使之转向我们这充满奇迹和无尽宝藏的美丽世界”。柯勒律治认为:“没有一个伟大诗人不同时又是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因为诗是人类一切知识、一切思想、激情、感情、语言的花朵和芳香。”而华兹华斯的平凡的语言写平凡人物、平凡事件的成功尝试,仿佛是单枪匹马在诗歌领域实现了他在政治领域退出甚至反对的一场民主主义革命。他相信只有最普通、最朴素的语言才能和真理相称。

“诗歌是强烈的激情送到人们心里的真理。”同时代华兹华斯宣称“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他们表达感情和思想都是单纯而不矫揉造作……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我的目的是摹仿,并且可能范围内,采用人们常用的语言……我想使我的语言接近人们的语言,并且我要表达的愉快又与许多人认为是诗后正当目的那种愉快十分不同……我希望这些诗里虚假的描写……”不论是唐代山水田园诗还是英国湖畔派两者都力求从自然山水中去挖掘人的真情实感,用朴素清淡的语言写诗。所以两派不论从创作内容的主张上还是写作形式都有许多共通之处。

一 就内容而言,描写自然风光,抒发内心情感在两派诗中都占有较大的比重

唐代山水田园诗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诗。它是以田园隐逸、淡泊情怀,观察和描绘山水,因此山水往往取清淡柔美的一面,清淡之景物和此种景物在观赏者心中引出的恬淡闲静的感情水乳交融,浑为一体。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往往都具有这一特色。例如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依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又红又圆的落日,向地平线落下,河边的渡口,沐浴在落日余晖中。远方的村落,在暮色中,升腾起一缕炊烟,是哪一家的主妇,开始为家人烹煮晚餐了吧!渡头的落日,写出一种辽阔苍茫之感,而村落的炊烟,又在寂静安详中,透露出生命的温情。这一种闲淡的精致,正可显示出诗人返璞归真

收稿日期:2011-05-10

作者简介:朱秀英(1979-),女,四川西昌人,讲师,主要从事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

的人生境界,对世界他已是一个欣赏者,尘世的纷争,早已远离了他的生活,他心中,也不再有所谓的俗尘,一片明澈。隐居的生活,恬淡静谧,来往的,也都是率性无伪的素心人,他把裴迪比作楚狂接舆,“狂歌笑孔丘”的高士,而又自比五柳先生陶渊明,也可说是相当自许了。又如他的另一首《山中》: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谓“诗中有画”是指诗人不仅融画法入诗,而且能发挥诗歌表情达意的特长,熔诗情、画意于一炉。这首诗前两句写清水白石,苍山红叶,色彩鲜明和谐,景物错落有致,极富画意。后二句进一步描写绿树浓荫,翠色欲滴,通过绿色的冰凉感和润湿感,表现了山中难以言状的“空翠”,对光线和色彩的感受达到非常高妙的境地。另一诗人孟浩然的《春晓》写春眠的香甜以及春雨后的快意。诗人对风雨之后的落花固然惋惜,但没有缤纷的落英,不是显示春的绚烂富丽。风雨与落花不是作为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们共同组成了春天的富丽图景。赏春和惜春交织在一起,这正是诗人对春光的一种典型感受。

英国湖畔派以华兹华斯为代表来说,他写自然风光的诗,既是他作品中最有造诣的部分,在英国同类的诗歌中也是获得最高成就的。他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实现了工业化之后有着种种痼疾的城市颇为厌恶;他认为大自然能够启迪人性中的博爱和善良的感情,而且,融合在大自然之中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出生地所在的湖区一带度过的,他的诗歌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在直观地描绘那里的风貌。例《艾瑞弗斯山谷即景》“——没有一丝风/拂动这长满翠叶的山谷之胸。/山溪周围,直到很远的地方,树木如岩石般岿然屹立……但就在这刻,一缕微风(也许是从外界呼啸的风暴中偷跑出来的)溜了进来,雄伟的橡树伞对它毫无察觉……它似乎默默无声,却以树枝轻微的摇摆,谱写出一支轻柔的视觉的乐曲,这乐曲和声乐一样富于魅力,它使游人驻足,并给他的心灵以抚慰。”静谧的山谷,青翠的树木,流动的溪水,再伴有时而吹过的微风,让人不禁沉醉于那份怡然自得的风光中。无形之中能感觉到大自然纯美的清香扑鼻而来。其中“也许是从外界呼啸的风暴中偷跑出来的”充满俏皮的蕴味,同予人的生命活力,自然通灵。结尾一句正如我们所感受到的“它使游人在此驻足,并给他的心灵以抚

慰。”朴素简单的语言,勾勒出一幅淡雅清新的图画。

二 两诗派对山水刻画的侧重点不同

虽然两诗派都重视通过描写自然风光抒发内心感受,但两诗派对山水刻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唐代山水诗比之有较多的山水刻画,也不同于前代单纯与游览行旅有关的山水诗,它是以田园隐逸的心情写山水。该诗派的诗人几乎都有隐逸生活的经历,在他们笔下,无论是田园还是山水都带有隐逸生活的投影,都有隐逸者审美主体的情绪烙印,尽管他们也有仕途的期待,失落的怅惘,但他们身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唐代盛世,总的情绪是恬淡与闲静的。如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首诗描写诗人在幽静的竹林深处独自弹琴长啸,四周空寂无人,只有皎洁的月光透过竹林照在他的身上。写景物是“幽篁”、“深林”、“明月”写人的活动是“独坐”、“弹琴”、“长啸”,都是一时清景与诗人兴致相汇合,故虽写景色,而诗人幽静恬淡的胸怀亦从中可见。读者从诗里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大自然的幽美静谧,更有诗人那超尘脱俗、宁静恬淡的心境。而湖畔派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时,人们感情澎湃,热血沸腾,在文学上就表现为一个诗歌时代,动荡的社会背景,给诗人更多的人生、社会思考,往往在描绘自然风光时,笔锋一转,抒发内心忧伤情感,人生的失落,鼓励勉志。比唐代山水诗更多注重情感的抒发。如《告别杜顿河》:“当我离别时,我怎能不思念你,我的同伴和向导。——无谓的忧伤! /……你不停地流淌,并将永远流淌;你将万古如斯,永远奔流不息;……/曾向自然抗争,却终将离世而去;/算了吧! 只要我们创造的某些事物能继续活在世上,并为将来服务;/只要当我们走进静寂的坟墓时,由于爱、希望和坚贞的信念,能感到自己比意相中更伟大,也就足够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水不停地流淌,并将永远流淌,而人却终将离世而去,对生命易逝,生命无常,人生短暂时的无奈与忧伤,但作者并未一味这样哀叹下去“算了吧!”鼓励自己,重拾希望,积极的人生态度。个人感官较之唐代山水诗浓重,先抑后扬,节奏感鲜明。再如华兹华斯的《大自然与诗人》“……天空多么纯净,四周多么宁静! 暮去朝来,每天又多么相同! ……再见吧,孤独的心,它远离尘嚣,把自己关进一个迷离的梦境! 无论在哪里,这样的幸福多么渺小可怜,因为它盲目而昏沉。/欢迎呵,坚定的意志,乐观的精神……我们并非白白受

苦,徒然悲吟。”前面写景,怀着平静歌颂心态,后笔转一转,写心灵感受,层层递进,情绪激荡。再乐观面对一切人生变故。

另一方面,两诗派在感情表达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山水派很少采用直接抒情,而是借助平凡生活中为人们所常见的自然景物意象来传达这种感情,在描写这种平凡的常见景物时,又较少采用夸张、比喻、想象等手法,多数用白描的手法。按照生活固有的样式,具体而真切地描绘田园生活和山水风景,集中描绘其宁静幽美的一面。如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作诗善于以简驭繁,以少总多,善于处理“一”与“多”的辩证关系,这首小诗就反应了这种情况。故乡久别,钓游之地,朋酒之欢,处处皆萦怀抱,而诗人却独忆窗外梅花。这株寒梅它已经被思乡之情所侵染,成了故乡的象征,比起众多的一般事物,更能引起故乡情事的诗意联想。只问寒梅,比开一个长长的清单更能体现诗人思乡之切,更能让人悠然神会。充分体现了唐代山水含蓄的感情方式。相较山水诗,湖畔派诗人在感情表达方式上显得更直接,更热烈。如华兹华斯的《我们太为世俗所累》“我们太为世俗所累,或早或晚,在忙于经营中白白浪费了精力……我宁愿是个信奉邪说的异教徒,好让我从这苍翠可爱的草地纵目远

眺,不再感到那样寂寥;……”首句即以直白的心境显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厌恶,幻想美好解脱的心境,毫不隐晦,直接表现出自己的观点。

可见,从描写自然风光,抒发内心感受来看,湖畔派与山水诗都重描写自然风光,但又不尽相同,山水诗更多恬淡闲适的意境,湖畔派的较之更多浓重个人忧伤、失落、鼓励乐观感情抒发;山水感情表达方式上较含蓄,湖畔派更大胆直接。

综上所述,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与18世纪的初英国湖畔派在风格和艺术内容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时又各自有自己特点。都在自己特定的时代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后代诗人的创作。以“清淡”为其风格特色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派是中国美学思想由浓艳向清淡转变的产物。为中国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流。湖畔派中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奠基人,他和柯勒律治共同开创了英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时代,在诗艺上实现了划时代的革新。华兹华斯首创了一种洗尽铅华的新型诗歌用语,用以前的英国诗人从未用过的清新、质朴、自然、素净的语言来写诗,体现了深刻思想性、真挚感情与朴素语言的完美结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直至今日的诗人。正如华兹华斯所说:“我们只求:自己的劳绩,有一些,能留存,起作用,效力于未来岁月”(《抒情歌谣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丰华瞻. 中西诗歌比较[M]. 三联书店, 1987.
- [2] 高人雄. 山水诗词论稿[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3] 王国荣. 中国山水诗研究[M]. 中华书局, 2007.
- [4] 李枫. 诗人的神学: 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思想[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5] 刘怀荣等. 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M]. 齐鲁书社, 2006.

The Scenic Poem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British Lakeside School in the 19th Century

ZHU Xiu-ying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The scenic poem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British Lakeside School in the 19th century, regarding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the foothold and praising the nature with full emotion in the poem, express a whole set of novel and unique philosophic theories with the po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tent of the scenic poem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British Lakeside poem, and makes the comparison to indicate their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expression.

Key words: The Scenic Poem; Britain; The Lakeside Schoo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张俊之)